

季锐凡——著

# 何以寄相思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# 何以寄相思

季锐凡  
——  
著



© 季锐凡 2018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何以寄相思 / 季锐凡著. —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205-09425-6

I. ①何… II. ①季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219664号

---

出版发行: 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: 110003

电话: 024-23284321 (邮 购) 024-23284324 (发行部)

传真: 024-23284191 (发行部) 024-23284304 (办公室)

<http://www.lnpublish.com.cn>

印 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 145mm×210mm

印 张: 6.5

字 数: 133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9年1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赵维宁

装帧设计: 仙境设计

责任校对: 王玉坤

书 号: ISBN 978-7-205-09425-6

---

定 价: 38.00元

## 如果他们能够换一个名字从头来过

十篇故事，每一篇的主人公，都是有原型的。

我写的不是他们在历史中真实的生活，而是给他们换了一个名字，将故事重新演绎。

那年冬天我去厦门旅行，北方大雪皑皑，鼓浪屿的气候依旧怡人。绿树葱郁，别墅林立，正适合轧马路。走到毓园，听说了林巧稚的故事。

她是事业型的女人，是千千万万个医疗工作者的代表，也是他们中的一员，平凡而伟大。我想记录他们的生活，尤其是惹人遐想的爱情。然而，我不是贾雨村，言说不了宏篇巨著，只好一点一滴，虚虚实实。

开始动笔已是从小门回来很久之后，我的性子一向懒散，很久才写完。起初只是单纯地想要讲述那样一个故事，后来又陆陆续续写了两篇，想着要不就写一个系列吧。给所有的人物都换一个名

字，把所有的故事都冠以爱情的名义，无论爱情是肆意生长，还是日益消亡；无论两个人之间是情意绵绵，还是恩断义绝。

通过故事，医生、明星、作家、商人……她们穿着各式旗袍，婀娜地从画中、从照片中、从月份牌中走出，一举一动都有风情万种。

每位女子的一生，都是一首传奇之歌。

## 目录 I

如果他们能够换一个名字从头来过 001/

半生·何以寄相思 001/

情劫·曾经有沧海 021/

擦肩·萍水是恋人 041/

昼夜·前言总相负 055/

再遇·相顾不相识 075/

缘慳·剩月零风里 095/

分明·一觉华胥梦 117/

唱罢·此情成追忆 137/

故人·你我若初见 161/

恩断·风雨不知寒 179/

写在结尾的话 202/

半生·何以寄相思





梁安琪无数次地在梦里重回故乡的小岛，海风伴着微腥的气息吹来，飞鸟从天边掠过，荷着锄头的农夫准备回家，此起彼伏的钢琴声，叮叮咚咚，飘得很远。

“丁零零……”床头的电话响起。梁安琪条件反射地拿起听筒。

孕妇子宫破裂，流血不止。梁安琪去找科室主任，可科室主任正在另一间手术室，她只好自作主张，为孕妇主刀。所幸就诊及时，加上梁安琪的医术不错，母子平安。

梁安琪从手术室里出来的时候，听到有人叫“安琪”，抬头，看到了许钧益。

许钧益一身不同于在学校时的装束——白色的西装妥妥帖帖，其上的领结规规整整，头发整整齐齐地梳在脑后，一副玳瑁眼镜闪

闪亮亮。他的身材偏瘦，把西装剪裁的线条撑得笔直。梁安琪见惯了他穿黑色校服或是白色医生装的样子，看到他这副打扮，不禁愣了愣神。

“钧益。”梁安琪点点头，摘下口罩，和他关切的眼神对视，“生下来一个大胖小子，七斤重，母子平安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许钧益笑了笑，眼神温柔如水，“这么晚，辛苦你了。”

梁安琪摇了摇头，她一向不善言辞，能够在百里挑一的考试中被录取，并以拔尖的成绩成为助理医生，不过因为她一贯相信勤能补拙。

这世上总有人能够轻而易举地达到别人千辛万苦才能达到的高度。许钧益自入校便名列前茅，处处优异，即使是最严苛的老师也会对他高看一眼。她在心中暗自猜测：里面的那位女子，莫非是许钧益的妻子？

“我送你回去。”许钧益习惯了梁安琪的沉默寡言，陪着她在走廊里慢慢地走。

“不用麻烦。”梁安琪看着天花板中央的那盏吊灯，明晃晃的白光，让她既欢喜又有些无措，“我还要去值班室换衣服。”

“我陪你。”这话说起来，便又有些强势了。许钧益在笑，又有他自己的坚持。

手术室的门打开，护士们推着产妇和婴儿出来，沿着走廊的另一边渐渐走远了。

“不去看看吗？”梁安琪问。

“送你回来再看也不迟。”许钧益说。

梁安琪没有说话，她的脚步放慢了。平日里她疾行如风，一分一秒的时间都节俭得很，可今晚她就是想慢慢地走。许钧益的两只手还是插在口袋里，不急不慢地陪着她。梁安琪用余光瞥向他，他的动作是那样优雅从容，不管她怎么想要离他远些，他和她之间总是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。

两个人慢慢地走到了值班室门口，她低声说了一句“稍等”，便进去了。再出来的时候，白大褂已经脱下，外面是一件呢子大衣，里面一件素色旗袍，包裹着她玲珑有致的身段。许钧益本在低头看着自己漆亮的皮鞋鞋尖，见她出来，朝她点了点头。

两个人又一路无话地走到了医院门口，刺耳的刹车声打破了医院深夜的沉寂，一个男人从车上跳下来，快步往医院内走去。许钧益低低叫了一声：“大哥。”

男人止步：“钧益。”

“这位是梁医生，我在协和的同学，也是大嫂这次手术的主刀医生。”许钧益说。

“梁医生辛苦。”男人伸手与梁安琪相握，声音虽急切，仍不失风度，“人怎么样？”

“母子平安。”听到男人明显松了一口气的叹息，许钧益冷笑了一声，“你若是真的关心大嫂，便去把那个戏子给打发了，也省得大

嫂心中总是有根刺在那里堵着。”

男人在阴影里面站着，看不清表情，周遭围绕着说不出的孤独，最终化作了语气中的苦涩：“我心里有她，去不掉，忘不了，我有什么法子。”

“待会儿见了大嫂，好好跟她说话，在这里陪陪她。”许钧益劝道，“我待会儿回公馆，跟爸妈说一声。”

男人低低地应了一声，往病房方向走去。黑色风衣随着他走路的步伐撑起，灯光打在他的脸上，照亮了他面部刚硬的线条。梁安琪蓦然发现，许钧益口中的“大哥”竟然是他。

纵使她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也知道如今的许家，一手遮天。许家大公子许钧豪更是频频出现在镜头之下，代表政府与洋人签订各种合约条款，注定了的子承父业。

许钧益，许钧豪，许家。梁安琪心想，她到底是有多迟钝，才会简简单单地认为同学们对许钧益的热情只是因为他的学业。

“如果我没记错，这是你第一次主刀。”许钧益笑笑，“你住在医院的哪栋楼里面？”

梁安琪伸手指指正前方离他们最近的房子：“这里。”

“真是方便。”许钧益陪着梁安琪向前走，“你这次独立地把手术完成得这么好，应该要提前接到医院的聘书了。”

“那你呢？”梁安琪问。

“我？”许钧益停顿了一下，“我毕业之后，是不能来医院工作的。”

梁安琪没有说话，就连刚才的那个问题，都觉得自己问得多余了。

“你希望我来吗？”许钧益似乎在笑。

“你的医术很好，”梁安琪想了想回答他，“但是如果你的家里……”

已经走到了梁安琪的家门口。梁安琪住的是独门独院，院子前有一棵粗大的梧桐树。就是在这棵树下，许钧益的双手搭到了梁安琪的肩上：“安琪，你希望我接医院的聘书吗？”

梁安琪向后退了一步，她没有谈过恋爱，之前也没有心思去喜欢哪个男人。许钧益简单的几句话，或是简单的动作，便能够把她撩拨得面红耳赤。许钧益不容她逃，双手握着她的肩，头低下来，声音魅惑地又问了一遍：“安琪，你希望我接医院的聘书吗？”

“不管你来不来，反正我是会在医院做事的。”梁安琪摇摇头，努力让自己不去看他，“你……你知道的，接受聘书的女医生，是不可以结婚的。”

许钧益松开她，声音还是温柔的，可是骤然冷清：“很晚了，外面凉，你快进去。”

梁安琪往院子里走，拿出钥匙开门，她知道身后的男人离开了，她强迫自己不要回头，不要回头。

许钧益猜测的没错，因为梁安琪担任助理医生期间表现出色，所以比其他的同学提前了两个月接到了医院的聘书。即便她上一次擅自做主给孕妇进行手术，也因为手术成功而既往不咎。医院虽然招收女医生，但条件严苛，特别说明聘任期间结婚、怀孕、生育者，自动解除聘约。

毕业典礼上，梁安琪笑容淡淡，梦寐以求的医学博士学位证书被拿在手里，她也成了第一个得到学校奖学金的学生。可她总是觉得心里缺了一些什么。梁安琪视线之中的男人也接下了校长手中的毕业证书和聘书，回头时与她目光相对，她一时愣在那里。

她在感情这种事情上一向迟钝，加上忙于学业，也从没考虑过个人的事情。许钧益让她心慌，让她不知所措。

许家的大少奶奶离开的那一天，是许钧豪亲自开车来接的。许家大少奶奶拉着梁安琪的手，说了好一通感谢的话。许钧益身穿白大褂，站在同样身穿白大褂的梁安琪身后：“你一直都很优秀。”

“怎么会留下来？”许钧益选择的是外科，这是医院最热门、最

好的诊室。作为老师的得意门生，他之前表达过不会接受聘书的意思，可是这聘书，还是接下了。

“怎么会选妇产科？”许钧益不回答问题，反而问她。

“中国的妇女，需要被重视。”梁安琪说。

许钧益笑笑，笃定地看着她：“你希望我留下来。”

梁安琪看着许钧益，缴械投降。

日光洒在窗外的绿叶上，春天的树都带有了勃勃的生机。燕子北归，医院走廊外的迎春花都开了。奔波在病床与值班室之间，可是心情不一样了，之前如死水般的日子终于不再单调。

梁安琪和许钧益在一起，成了医院里面公开的秘密。

梁安琪不去想和许钧益的婚姻，也不打算要一个属于他们的孩子。许钧益陪着梁安琪住在她的小院里，他们有各自忙不完的手术，极少生火做饭。值班的时候，许钧益经过梁安琪的办公室，总会礼貌地敲一下门，在她的办公桌上放下一杯咖啡。晚上回到家，往往已是夜深人静了，梁安琪靠在许钧益结实的胸膛上，莫名地安心。

入睡之前，她会给许钧益讲她的小岛。那是她出生的地方，海风有着咸咸的味道。浪花拍打着岸边，在田间耕作的农民会用闽南调断断续续地唱歌。她坐在窗台前读书，是父亲早些年在南洋留学时买的西方小说，满页满页的蝌蚪字，她能够一点一点地读进去。

梁安琪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，最受父亲喜欢。她性格好强，从

不肯轻易服输，努力让父亲把她当作骄傲。后来，她留在了她的高中教书。梁安琪有一位英国籍的恩师，恩师鼓励她考取协和的大学。那时她已经二十岁了，正是嫁人的年纪，继母希望早早地把她嫁出去。梁安琪的母亲因为癌症去世，她希望有朝一日，能够救治全中国千千万万个母亲，因此，当她听说医院招生，便义无反顾地来了。

很多时候，许钧益只是默默地听着，伸出胳膊搂紧她。

梁安琪会有一种错觉，仿佛他们是老夫老妻，重复着一日一日的平淡，直到地老天荒。

两个人的安宁，在一年之后被打破。

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势如破竹，许家让渡了部分权力，老爷子宣布自此不问世事，只留下大公子许钧豪在政治场上身居要职。这一年，面对众人的纷纷挽留，许钧益毅然辞职。

“那些病人需要你。”梁安琪说。

“我的家族也需要我。”许钧益说。

许钧益搬离了医院的小院。他们的生活本就简单，一夕之间，许钧益所有的私人物品均不见踪影。梁安琪怔怔地看着许钧益留在茶几上的咖啡豆，良久。

耳鬓厮磨之时，许钧益曾经提过要给她一个名分，她不要，因为她不想因此失去医院的工作。许钧益离开后，梁安琪把咖啡冲好，加入半勺白糖，一如许钧益在的时候。

这是非洲产的咖啡，许钧益最喜欢，她也喜欢。

### 三

两人分手的第二年，传出许钧益结婚的消息。

新娘出身大户人家，父亲身居要职。彼时的许钧益已不是之前的医科学生，而是备受器重、前途无量的官员。他们二人结婚的消息刊登在报纸上，大大的版面上有他们的结婚照，新郎英俊，新娘美丽。梁安琪想，他们真的很般配。

还是喜欢咖啡的味道，一天至少要喝三杯提神。梁安琪放下手中的报纸，抬头看到了来看病的病人。

因为之前打过胎也流过产，所以再怀孕的概率几乎是零。白素素听到这个结果，露出并不意外的神情，可是依旧掩盖不住失望的神色。

“要不要喝咖啡？”梁安琪问，“我去给你冲上一杯，托朋友从非洲带来的，我习惯加半勺糖。”

白素素接过咖啡后，梁安琪说了一句她自己都意外的话：“还是有百分之零点一的概率的，万一有奇迹发生呢？”

梁安琪对于白素素，当时只有同情，她绝不会想到，她们会成